

5 月 31 日, 我结束了在居委会支援疫情防控的日子, 回归本职工作岗位。

从今年 3 月末到 5 月底, 先后待过三个居委, 做过“小蓝”, 也做过“大白”, 抗原检测, 核酸扫码, 搬运物资, 买药配药……总而言之, 有啥干啥。

第一次配药是 4 月初, 居民们足不出户, 我和居委干部一起去医院为居民配药。

在门诊室外等待的时候, 同来的居委干部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这两个月, 我去过徐中心、中山、华山、瑞金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区区之间不能相通, 路上, 警察同志偶尔也会上来盘问, 但只要我举起厚厚的病历本, 出示通行证和核酸检测报告, 就放行无阻。

在为居民配药的过程中, 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状况”。我深深感到, 疫情期间, 各级医院都对社区志愿者给予了最大的便利, 医生更是给了我们极大的耐心和帮助。



穿鞋没法走路, 赤脚反而好走。这话听来有些匪夷所思, 但在西双版纳的雨季天的确如此。

版纳的雨季从每年的 5 月份开始到 10 月份结束, 其余时间为旱季。雨季期间很少有连续两三天不下雨的, 而时大时小、分秒不停地连续下一星期雨的情况倒是主角。此时, 被雨水浸透的泥土路吸足了水分, 人一走上去就脚下打滑, 尤其是有些长着苔藓类植物的路面, 或者是底下有些硬表面有些软的路面, 稍不注意就会四脚朝天, 成个泥人, 特别是下坡时更是胆战心惊。但再怎么留神, 很多时候在脚刚碰到泥地的一刹那还是摔了, 如果这时还挑着担子, 那就更加是雪上加霜, 困难重重了,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此时, 鞋子仿佛成了助滑剂, 鞋子再新, 鞋底的纹路再深, 瞬间就被泥浆塞满抹平, 在如同浇了油似的土路上根本不起作用, 反而会因鞋底沾满泥浆而更易打滑。在有些类似沼泽地的地方, 淤泥会到小腿处, 经常是脚出来了, 鞋没出来。用手去摸, 有时能摸到, 有时就摸不到了, 只能弃鞋而归。

这时唯一的方法就是赤脚: 因为赤脚时, 十个脚趾可以弯曲, 像十颗钉子嵌入泥路, 使脚下不再打滑或少打滑。刚赤脚时只是想穿鞋不方便, 但并不知道这个窍门, 后来在老职工的示范下, 在脚把脚的指点下, 才明白这个道理, 学会了这个动作。而且随着雨路山路走多了, 还琢磨出了一些走路的道道, 尤其是下坡时, 千万不能像平时走路那样脚跟先着地, 那样肯定摔你没商量, 而是应该侧着身子, 用弯曲着的脚趾先着地, 并努力用脚趾抓住地面, 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下走。

配药记

□ 李瑾琳

配药时, 代替病人坐在医生面前的我们面对医生的询问, 常常因为不了解病人的具体病情而一脸茫然。医生耐心指导我们打电话回去问居委干部或者患者本人, 等着我们问清楚了再开药。

所以每次去配药, 我尽量多问一点患者的病情, 好节约一点医生的时间, 毕竟, 他们是疫情期间最忙的人。

有些居民的药要在特定的医院才能配到, 居民已经断药, 要得紧急, 曾经在医疗系统工作过, 下沉到社区支援的领导主动帮我们联系医生, 居民志愿者开车风驰电掣送我去医院。

去得最多的, 还是街道社区医院。

疫情期间, 为了减少感染风险, 也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居民的配药需求, 社区医院只面向志愿者开放。

开始配药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经验。去晚了, 没有名额了, 大家个个焦虑不安, 围着医院不肯离开, 对着医生各种央求。

其实, 社区医院已经为志愿者开了许多方便之门。有时候配完药出来, 天都黑了, 医生还在忙碌。很多医生是在社区做完核酸采样后, 又坐到办公桌前为居民开药。社区志愿者往往都拿着几十张医保卡, 一个志愿者配好药离开了, 下一个拿着几十张医保卡的志愿者就迫不及待地坐到了医生面前……

虽然排队辛苦, 可等到拿好了药, 坐在居委书记开来接我们的宝蓝色电动小三轮后面, 沐浴着初夏的习习凉风, 看着身边的一大包沉甸甸的药品(这些药品拿回居委, 往往会在半天不到的时间里分发一空),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坐在装满稻谷的拖拉机上, 内心充满着丰收喜悦的农民伯伯。

5 月 30 日, 是我最后一次去社区医院为居民配药。

在居委的最后一天, 收到了金色向日葵和香槟色玫瑰的美丽花束, 居委书记、主任对我和我同事说, 谢谢你们! 其实更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在这场难以忘却的疫情中, 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其实很有限。但幸好, 这场战“疫”, 很多很多的人, 都在做事情, 医生、警察、社区干部、还有社区居民……也幸好, 这场战“疫”, 我也没有缺席。

时间长了, 脚底有老茧了, 走路也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多年来的赤脚除了有过几次被小树根扎过脚外, 居然没有遇到过大的“灾难”。因为有过那样的经历, 在后来的几十年生活中也有过一些小小的意外收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有一年夏天暴雨后单位门口的马路积水快到膝盖, 许多人站在水边, 满脸的焦虑和惶恐, 不知所措, 我很自然地脱下鞋袜, 卷起裤管, 就蹚水走了过去。隐约听到身后几个女生的议论: 选个人胆子老额度, 一句闲话木么, 就葛能伽走过去了, 肯定农村里去过硬。

听着带有褒义的议论, 我没回头, 说不清心里是得意还是苦涩……

赤脚好走路

□ 张康明

刚赤脚时走路总要看地面, 生怕踩着什么尖物。实际上主要是心理作用, 在当时偏僻落后物质匮乏的边疆, 连玻璃、铁钉之类的东西都很少见, 所以能刺痛脚的主要是杂草树根之类的植物, 后来胆子慢慢大了起来, 甚至几次故意到满是小石子的公路上去走路, 以锻炼自己的意志, 磨炼自己的脚底板。至今都记得有一次在公路上, 一颗小石子正好顶在我脚底的鸡眼上, 痛得我当即跪倒在地。



父亲戒烟

□ 王晓阳

父亲自十八岁学会抽烟, 烟瘾很大, 一天要抽两包, 虽然抽的不是什么好烟, 但一年的开支也不是个小数目。更重要的是烟不是好东西, 抽多了有害健康, 但以前家里人怎么劝父亲戒烟, 都劝不动他, 说多了, 他还会大发雷霆! 我们只好闭嘴, 毕竟这是辛劳养家的父亲唯一的嗜好。

可是, 我读初三那年, 父亲却自觉戒烟了! 个中原由, 让我摸不到头脑。

母亲看我疑惑, 就拉我到外面, 说: “你父亲不容易, 为了给你和你姐姐攒学费, 自觉把烟戒了!” 母亲的话让我内心翻滚。在我家, 姐姐和我一直在求学的路上奔跑。姐姐读高三, 我读初三, 那时候还不是九年义务教育, 两个人的学费对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般情况下, 一个家庭支撑一个孩子读书尚且不易, 如果是供两个或者三个孩子读书, 困难就更大了。乡邻中通常的做法是, 姐弟中, 谁读书读得好, 谁就继续读, 其他的孩子只好辍学打工。但父亲没有这么做, 他常年在外打工, 辛苦地供我们姐弟上学, 虽然收入高一些, 但是开支很大。每到开学交学费的时候, 家里总是东挪西借, 到父亲发工资的时候再把债务清还。

有一天, 父亲拿着香烟发呆, 母亲关心地问: “到底是咋啦?” 父亲说: “我准备把烟戒掉。”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母亲有些不敢相信, 说: “这烟说戒就能戒掉吗?!” 父亲望着母亲, 郑重地说: “为了两个娃儿的前途, 从今天起, 我一定要把烟戒掉了!”

戒烟谈何容易啊, 但父亲下定了决心, 为了克制烟瘾, 他常抓一把豆子放在衣兜里, 一旦烟瘾上来, 就摸出一颗豆子放在嘴里, 咔嚓咔嚓地吃着, 竟然也熬过来了。最难对付的是别人的递烟, 每次父亲都是摇摇头, 笑着说: “喉咙不舒服, 我戒烟了!” 在人家将信将疑的目光中, 父亲将戒烟进行到底。

戒烟过程中, 有一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隔壁村的李大伯是一个老烟民, 常年吧啦吧啦抽着自家的旱烟, 还自赞“饭后一根烟, 赛过活神仙”。不成想, 年初老是咳嗽, 人消瘦得厉害。儿女不放心, 陪他到人民医院一检查, 肺部出现了大片阴影, 已是肺癌晚期。大伯儿女一时蒙了, 这件事也让本地烟民受到了教育, 父亲戒烟的意志也更坚定了。

父亲的成功戒烟, 让我和姐姐得以继续求学, 也让父亲的身体更加健康。父亲的戒烟, 是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